

通鑑總類

九

通鑑總類卷第五

繼嗣門

智宣子以瑤為後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

趙簡子以無恤為後

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

趙主父欲二王其子

周赧王二十年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

漢周昌期斯不奉詔

十年定陶戚姬有寵於高帝生趙王如意高帝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雖封為趙王常留之長安高帝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高帝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



高帝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高帝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既罷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高帝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高帝曰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高帝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昌為御史大夫

叔孫通諫易太子

十二年高帝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高帝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止不立

絳侯等謀立文帝

八年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固順況以仁孝聞天下乎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今已誅諸呂新噫血

京師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中尉宋昌淮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六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

通鑑總類卷五

卷五

有司請早立太子

元年春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文帝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文帝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豈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

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文帝乃許之

太后欲以梁孝王為嗣

中二年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驛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以詭為中尉勝詭多奇邪計欲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之廢也太后意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景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景帝以訪諸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

卷之二

漢書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居正由是太后議於遂不復言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眾築作南道朝太后袁盎等皆建以為不可梁王由此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景帝意梁遠賊捕公孫詭羊勝詭勝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乃入見王而泣曰太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臨江王適長太子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官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灑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灑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官車即是安國為大王尚誰撓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勝詭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景帝由此怨

武帝命皇子所生門為堯母門

太始三年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武帝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臣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竒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武始侯無咎無譽

征和元年三月趙敬肅王彭祖薨彭祖取江都易王所幸淳姬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為漢宦者武帝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武帝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武帝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為趙王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五

韋玄成陽為病狂

元康四年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大河都尉玄成為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既葬當龍衣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案事丞相史廼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為狂癡光曜掩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

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

拜韋玄成爲中尉以感諭憲王

甘露元年淮陽憲王好濼律聰達有材王母張婕妤尤幸宣帝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憲王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宣帝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忍也久之宣帝拜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史丹諫廢太子

竟寧元年初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元

通鑑總類卷五

繼嗣門六

元

帝不以爲能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傳昭儀又愛幸元帝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王爲嗣元帝晚年多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鞀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山陽王亦能之元帝數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鞀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元帝嘿然而嘆及元帝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山陽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

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意大感寤喟然太息曰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太子由是遂定為嗣

成帝立定陶王為太子

綏和元年成帝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衰博皆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為比兄終弟及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宜為嗣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詔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

哀帝議立定陶共皇廟

建平元年郎中令冷爽黃門郎段熲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群下多順指書毋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太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毋從子事從夫之義

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朱博傳晏謀成尊號事

通鑑總類卷五

維嗣門八

二年傳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傳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爲不可哀帝重違大臣正議又以迫傳太后依違者連歲傳太后大怒哀帝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孔鄉侯傳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燕見奏封事毀短喜及孔光遂策免喜以侯就第復策免光爲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朱博既爲丞相哀帝遂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共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爲共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於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傳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

光武更封張純爲武始侯

建武十三年富平侯張純安世之四世孫也歷王莽世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為侯如故於是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上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竒愛東海公陽

十五年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光武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光武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光武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光武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光武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光武由是益竒愛陽

郅惲說太子彊辭位

十九年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歲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宗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為後濫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

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與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丁鴻不肯龍封

永平十年初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龍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明帝徵鴻為侍中

劉愷讓其弟憲

永元十一年初居巢侯劉般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遁逃久之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繩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帝納之下詔曰王濬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為比乃徵愷拜為郎

太僕來歷諫廢太子

延光三年江京樊豐等譖殺太子乳母王男邠吉等太子思吉京豐懼乃與閻后構讒太子安帝怒召公卿以下議廢太子太僕來歷與太常桓焉廷尉犍為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安帝不

從張皓退復上書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傾覆戾園孝武
久乃覺寤雖追前失悔之何及今皇太子方十歲未習保傅
之教可遽責乎書奏不省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
來歷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安帝乃使中常侍
奉詔勸群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必義割恩為天下也歷
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群小共為譏諱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
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
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歷獨守闕連日不
肯去安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
得會見

袁紹欲以尚為後

建安七年袁紹敗於官渡紹有子譚熙
尚紹後妻劉氏愛尚數稱於紹紹欲以為後而未顯言之乃
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
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長子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其
始此矣

劉琦謀安於諸葛亮

十三年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
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年終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
毀琦而譽琮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
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
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危重耳

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
魏其不昌乎

曹丕立貶曹植爲安鄉侯

黃初元年王弟鄢陵侯芳等皆就國臨菑監國謁者灌均希
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王貶植爲安鄉侯誅右
刺姦掾沛國丁儀及弟黃門侍郎廙并其男口皆植之黨也
魚豢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執
使然耳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曠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
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豈能興難乃令楊脩以
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

明帝下詔明繼統之義

通鑑總類卷五

德嗣門一三

太和二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
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
號哀帝以外藩接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恭
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
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傳
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
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
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
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
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吳主廢和立亮

嘉平二年初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生少子亮吳主愛之
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亞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
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遂有廢和立亮之
意票騎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
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
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主
不聽遂廢太子和為庶人徙故鄣賜魯王霸死

吳主頗悟太子和無罪

三年吳主頗悟太子和之無罪後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
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之乃止吳主
以太子亮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
吳主嫌恪剛很自用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
於武昌恪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
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去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今
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

晉衛瓘撫牀

咸寧四年徵征北大將軍衛瓘為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
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凌雲臺瓘
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武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
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憐武帝意悟因謬白公真
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武帝悉東宮官屬為設宴會而
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

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而答詔多引古義必責
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謂泓曰便為我好
答富貴與汝共之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武帝省之甚悅先
以示權權大踉蹠衆人乃知權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
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和嶠言惠帝不了家事

永熙元年初和嶠嘗從容言於武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
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與荀勗等同侍
武帝武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
還勗等並稱太子明識雅度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武帝
不悅而起及惠帝即位嶠從太子適入朝賈后使惠帝問曰
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自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
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明帝喜文辭善武藝

大興元年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太子仁孝喜文辭善武藝
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為布衣之交亮風格峻
整善談老莊元帝器重之聘亮妹為太子妃元帝以智循行
太子太傅周顛為少傅庾亮以中書郎侍講東宮元帝好刑
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
心太子納之

庾冰說成帝立母弟為嗣

咸康八年成帝不豫二子不奔皆在襁褓庾冰自以兄弟乘

權曰父恐易世之後親屬愈疎爲它人所間每說成帝以國有彊敵宜立長君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爲嗣成帝許之中書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易之者鮮不致亂故武王不授聖弟非不愛也今琅邪踐阼將如孺子何冰不聽下詔以岳爲嗣冰充及武陵王晞會稽王昱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成帝幼冲嗣位不親庶政及長頗有勤儉之德

石虎殺太子宣

永和四年趙秦公韜有寵於趙王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嘗忤旨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宣謂所幸楊極年成趙生曰凶豎傲慢敢爾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王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蔑

通鑑卷五

卷五十六

四

不濟矣極等許諾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之乃蘇虎疑宣殺韜宣於席廬以鐵環穿其領而鏢之積柴於鄴北送宣其下使韜所幸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郝稚以繩貫其領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腸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纔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聽就抱中取而殺之又廢其后杜氏爲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調戍涼州

北魏立太子先殺其母

晉安帝義熙五年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爲太子魏故事凡立

嗣子輒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珪召嗣諭之曰漢武帝殺鈞弋夫人以防母后預政外家爲亂也汝當繼統故吾遠迹古人爲國家長久之計耳嗣性孝哀泣不自勝

宋謝晦言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

永初三年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旣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武帝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陵王我直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出義真爲都督

北魏主用六人以輔弼太子

魏主遣中使密問白馬公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諸子並少將若之何其爲我思身後

三八九

通鑑紀事本末

魏明帝十七

之計浩曰自聖代龍興不崇諸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

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爲師傅皇子壽年將周星明睿

溫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必待成人然後擇之倒錯天倫

則召亂之道也魏主復以問南平公長孫嵩對曰立長則順

置賢則人服壽長且賢天所命也帝從之立太平王壽爲皇

太子以長孫嵩及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崔浩與

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代人丘堆爲右弼百官揔已以聽焉帝

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侍臣曰高宿德舊

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斤辯捷知謀名聞遐邇同曉解俗情

明練於事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浩博聞彊識精察天人堆

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行

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於天下矣

宋徐羨之等廢營陽王

元嘉元年徐羨之等以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之謝晦聚將士於府內又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時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爲樂夕游天淵池即龍舟而寢詰旦道濟羨之等入自雲龍門扶帝出東閣收璽綬衛送故太子宫以宣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入多符瑞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爲營陽王以宣都王纂承大統赦死罪以下 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

通鑑總類卷五

繼嗣門八

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趨走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雖有師傅多以耆賢之大夫爲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梁年少爲之具位而已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甚寡降及太宗舉天下而弃之亦昧此之爲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北魏顯祖傳位于太子

宋明帝泰始七年魏顯祖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以叔父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時譽欲禪以帝位會公卿大議皆莫敢先言任城王雲子推之弟也對曰父子相傳其來久矣陛下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夫天

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若更授旁支恐非先聖之意啟姦亂之心斯乃禍福之原不可不慎也源賀曰陛下今欲禪位皇叔臣恐紊亂昭穆後世必有逆祀之譏願深思任城之言東陽公不等曰皇太子雖聖德早彰然實冲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萬機柰何欲隆獨善不以天下為心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尚書陸敬曰陛下若捨皇太子更議諸王臣請勿頸殿庭不敢奉詔以問官者趙甲黑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它帝乃曰然則立太子君平公輔之有何不可又曰陸敬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乃以敬為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紱傳位於太子高祖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延興顯祖下詔曰朕希心玄古志存澹泊受命愷官踐升大位朕得優游恭己

栖心浩然羣臣奏曰昔漢高祖稱皇帝尊其父為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也今皇帝幼冲萬機大政猶宜陛下揔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顯祖從之徙居崇光宮采掾不斲土階而已又建鹿野浮圖於苑中之西山與禪僧居之

北魏主語及太子恂

齊明帝建武四年魏立皇子恪為太子魏主宴於清徽堂語及太子恂李冲謝曰臣忝師傅不能輔導帝曰朕尚不能化其惡師傅何謝也

崔光迎魏太子即位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魏主殂太子少傅崔光將軍于忠信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詔於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

須明行即位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光攝太尉奉策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太極西廡哀慟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衆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懷聲淚俱止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遂還仍頻遣左右致謝

梁豫章王七月而生

普通六年初武帝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豫章

四下

通鑑總類卷五

繼嗣門二十

王綜宮中多疑之及淑媛寵衰怨望密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然汝太子次第幸保富貴勿泄也與綜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書則談謔如常夜則於靜室閉戶披髮席藁私於別室祭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太宗陵聞俗說割血漉骨滲則爲父子遂潛發東昏侯冢并自殺一男試之皆驗由是常懷異志專伺時變綜有勇方能手制奔馬輕財好士唯留附身故衣餘皆分施恒致罄乏屢上便宜求爲邊任武帝未之許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王侯妃主及外人皆知其志武帝性嚴重人莫敢言後卒降於北魏

北魏高歡欲廢澄而立洸

梁武帝大同元年勃海世子澄遁於歡妾鄭氏歡歸一婢告之二婢爲證歡杖澄一百而幽之婁妃亦隔絕不得見歡納魏敬宗之后爾朱氏有寵生子洸歡欲立之澄求救於司馬子如子如入見歡僞爲不知者請見婁妃歡告其故子如曰消難亦通子如妾此事正可掩覆妃是王結髮婦常以父母家財奉王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皮妃晝夜供侍後避葛賊同走并州貧困妃然馬矢自作靴恩義何可忘也夫婦相宜女配至尊男承大業且婁領軍之勲何宜搖動一女子如草芥況婢言不必信邪歡因使子如更鞠之子如見澄尤之曰男兒何意畏威自誣因教二婢反其辭脅告者自縊乃啓歡曰果虛言也歡大悅乃婁妃及澄妃遙見歡一步一叩頭澄

通鑑總類卷五

繼嗣門二十一

且拜且進父子夫婦相泣復如初歡置酒曰全我父子者司馬子如也賜之黃金百三十斤

李遠言立子以嫡不以長

敬帝太平元年魏太師泰尚孝武妹馮翊公主生略陽公覺姚夫人生寧都公毓毓於諸子最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如何衆默然未有言者尚書左僕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爲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亦起曰何至於是信又自陳解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遂立覺爲世子

中山公護受宇文泰顧託

魏安定文公宇文泰還至牽屯山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護至涇州見泰泰謂護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於雲陽護還長安發喪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為之世子覺嗣位為太師柱國大冢宰出鎮同州時年十五中山公護名位素卑雖為泰所屬而群公各圖執政莫肯服從護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今公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

四九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

魏紀三

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護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於是衆議始定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北齊顧祖欲廢太子

陳武帝永定二年北齊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關覽時政甚有美名顯祖常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顯祖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顯祖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

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其實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為戲恐徒使國家不安惜以收言白顯祖顯祖乃止

高元海為長廣王書策

文帝天嘉二年齊主之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為大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肅宗在晉陽湛居守於鄴先是濟南閔悼王常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濟南王復立為己不利勸肅宗除之肅宗乃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如晉陽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即留元海於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曰神筭如何元海曰有二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為限不

972

通鑑紀事本末

齊書卷之三

四

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懲濟南之教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計遠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公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為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會肅宗出畋隊地絕助詔以嗣子冲眇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諭旨徵長廣王湛統茲大寶

祖挺勸齊世祖傳位東宮

六年世祖為長廣王瑳為胡桃油獻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
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
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為姦諂瑳私說士
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
因從問計瑳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
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
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瑳當自外上
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
當有易主瑳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
東宮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顯祖禪子故事齊主從之使太
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皇帝位於

卷八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

魏紀四十四

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祖瑳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
寵見重二宮

陳世祖欲遵大伯之事

天康元年世祖不豫太子伯宗柔弱世祖憂其不能守位謂
安成王瑒曰五岳欲遵太伯之事瑒拜伏涕泣固辭世祖又謂
到仲舉孔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
則晉成遠隆般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
違和瘞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
尊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且等愚誠不敢聞詔世祖曰古
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臣光曰夫臣之
事君宜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孔奐在陳處腹心之重任決社

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則當如實嬰面辨爰益廷爭防微杜漸以絕覬覦之心以為誠邪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望夫高宗無楚靈之惡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柰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隋高祖廢太子勇

開皇二十年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斌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今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殿下之

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高祖召東宮官屬切責之比日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鄉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此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自古國家廢立家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高祖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高祖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唐高宗欲置皇太孫官屬

永淳元年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高宗欲令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曰晉及齊皆嘗立太孫其太子官屬即

為太孫官屬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高宗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為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既而高宗疑其非法竟不補授

太后廢中宗立睿宗

光宅元年中宗欲以韋玄貞為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借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為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立雍州牧豫王旦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

李昭德諫立武承嗣為皇太子

載初二年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格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柰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李昭德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豈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

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

李昭德言武承嗣權太重

長壽元年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篡弑其父者况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爲親王又爲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

后矍然曰朕未之思以武承嗣爲特進納言罷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

狄仁傑等勸太后復立中宗

聖曆元年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擲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它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它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

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將何以自全竊為公憂之二人懼涕泣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主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間屢為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頊乃召問之頊復為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

蘇安恒疏諫太后禪位東宮

長安元年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

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養蒙哀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祗族親且與成王不離叔姪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若讓讓讓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危機務敏當若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自普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斯為美矣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

蘇安常又疏諫天后歸政李氏

二年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廻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太平公主欲易太子

景雲元年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旣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爲纖介必聞於睿宗太子左右亦徃徃爲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四十九

通鑑總類卷五

雜詞門五

張說姚崇勸睿宗命明皇監國

二年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爲朋黨欲以危太子睿宗嘗密召韋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睿宗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柰何忽有此議頃之睿宗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如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說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

外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睿宗悅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明皇命宋璟制皇子名號

開元五年明皇命宋璟蘇頌爲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明皇甚善之

李子嶠自稱皇子

十四年太原尹張孝嵩奏有李子嶠者自稱皇子云生於潞州母曰趙妃明皇命杖殺之

道鑑總類卷五

繼嗣門三十

明皇擢用楊崇禮二子

二十一年太府卿楊崇禮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爲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旬駁省便出錢數百萬緡是歲以戶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明皇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對曰崇禮二子惟餘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爲優明皇乃擢慎矜自汝陽令爲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名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給亦皆稱職明皇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汚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明皇欲廢太子

瑤才人生光王瑤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
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琚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
望語惠妃泣訴於明皇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
斥至尊明皇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三子皆已成
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
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
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
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
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
爲此臣不敢奉詔明皇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
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明皇猶豫未決惠妃
密使官奴仁貴見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
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明皇明皇爲之動色故訖九齡罷
相太子得無動

明皇紀三子

二十五年楊洄又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云與太子妃兄
駙馬薛鏞濫構謀謀明皇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
家事非臣等所宜豫明皇意乃決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
瑤琚爲庶人流鏞於瀋州瑛瑤琚尋賜死城東驛鏞賜死於
藍田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立忠王瑒爲太子

二十六年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明皇立壽王瑁明皇以

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爲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明皇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明皇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明皇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立璵爲太子

明白王付傳國寶冊于肅宗

至德元載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爲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心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瑄崔元奉傳國寶冊于肅宗

李泌請肅宗保全廣平王

二載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肅宗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既至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閑人何樂如之肅宗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方相同娛樂奈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肅宗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肅宗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辨殺卿邪是直以朕爲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旣辨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肅宗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肅宗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

不知之但因此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肅宗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為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肅宗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答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答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肅宗曰俟將發此議之

肅宗迎明皇於蜀

成都使還上皇誥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肅宗憂懼不知所為數日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日肅宗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泌求歸山不已肅宗固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為之築室於山中給三品

料

明皇還京師

上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肅宗發精騎三千奉迎上皇至咸陽肅宗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肅宗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肅宗而泣肅宗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爲肅宗著之肅宗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肅宗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肅宗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肅宗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肅宗品嘗而薦之將發行宮肅宗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肅宗宗親執鞭行數步上皇止之肅宗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萬歲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肅宗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李泌諫廢順宗

貞元三年初郾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德宗大怒幽王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肅妃離昏德宗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何至於此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

且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德宗勃然怒曰卿何得問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為姪者對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德宗曰建寧誠實冤肅宗性急詭譎之者深耳必曰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德宗曰朕固知之黃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宴宮中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无忌與朝臣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

通鑑卷之五

卷之五

五

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急以建寧為冤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蠱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至書如晉百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歸使楊素許敬宗

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它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

王叔文之黨惡聞立太子

永貞元年順宗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官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及心乃啓順宗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立太子制時中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細不復請書旨紙為立嫡以長字是順宗順宗頷之立淳為太子更名純

元稹請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

元和元年元稹以貞元中王任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永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憲宗早擇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為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疎慢至於師傅之官非能贖廢疾不任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為之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為冗散之甚播紳皆恥由之就使得僻老儒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

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憲宗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李絳等請立儲闈

四年翰林學士李絳等奏曰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而儲闈未立典冊不行是開窺覲之端乖重慎之義我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伏望抑撓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遂立長子鄧王寧為皇太子

韋綬悅太子以珍膳諧諶

十二年諫議大夫韋綬兼太子侍讀每以珍膳餉太子又悅太子以諧諶憲宗聞之罷綬侍讀尋出為虔州刺史

穆宗升儲副崔羣為羽翼

通鑑總類卷五

繼嗣門三十七

吳平

十五年以湖南觀察使崔羣為吏部侍郎召對別殿穆宗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

裴度等請立景王湛為太子

長慶二年穆宗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穆宗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得入穆宗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辛卯穆宗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為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穆宗無言既而兩省宦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



